



“昨夜今晨”故事多

沈学辉

连雨不知春去，一晴方觉夏深。

今年是《市场星报》(原《安徽市场报》)创刊30周年，转眼间，我已在报社工作23个春秋。

1999年，恰逢报纸改版都市报，当年的都市报如日中天，犹如今日的网络媒体。信息快捷、内容丰富、市场买账、创收强劲，所以全国各地都市报、早报、晚报如雨后春笋一般。彼时，我刚大学新闻系毕业，加之大学实习就在报社，领导对我知根知底，报社又正值大干快上、招兵买马之际，顺理成章地就直接进报社工作了。进报社首先做的记者，那时不像现在资讯发达，做记者主要靠跑，所谓“新闻出在脚底板”，白天在外跑新闻，晚上回社里“爬格子”，当时报社还没普及电脑，仅有的几台电脑也是放在领导办公桌上做做样子。

当年都市报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“快”，所以特别强调内容的鲜活。于是，刚做记者时间不长，大约在2000年，报纸专门开了一个专栏，叫“昨夜今晨”，刊载夜里到凌晨发生的鲜活新闻，由我和另一位也是刚毕业走上记者岗位不久的同事负责，每天晚上编辑部版面为我们的专栏“开着天窗”、等稿下锅，真是“压力山大”。于是，每当夜幕降临，我们骑个自行车满大街到处瞎转，记得去的最多的几个地方是：急诊室、110、120、119等，还有就是KTV等娱乐场所门口，凡是有“事故”的地方往往有故事，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我们常“游荡”的地方。当时合肥偷自行车的小偷不少，有一个月，连着丢了好几辆，对于工资不高的我差点“破产”了，好在当年双岗旧车市场自行车便宜，一辆半新自行车几十块钱，运气好的话，你还能找到丢失

不久的自行车，会与老板交涉，讲几句“狠话”，甚至能把自行车免费搞回来，可惜我一向胆小怕事，从来没免费弄回来。专栏倒是搞了几年，后面故事越来越少，到最后实在“江郎才尽”，“昨夜今晨”专栏最终不了了之、寿终正寝了。现在想想，让两个“生瓜蛋子”负责一个全新的专栏，而且时效性这么强，总编胆子也够大。

专栏不做了，“昨夜今晨”的故事还在继续。随后不久，我转岗夜班编辑，开始着另一种“白天不懂夜的黑”“黑白颠倒”的生活。当时都市报为了追求时效，基本上到夜里12点才截稿，等稿到凌晨一两点、甚至三四点也是家常便饭。2000年元旦“世纪宝宝”被热炒，作为都市报，当然不会错过这么热的题材。于是，跨年夜，一帮记者守候在合肥各大医院产房门口，新年钟声敲响之后，报社编辑部比产房还热闹，大家开始写稿、录入(那时还是手写稿后，由专门打字人员录入，为了抢时间，通常写一页打一页)、编辑、排版、校对、审核到最后付印，等报纸忙好了，天已经大亮。

时间来到2008年，那一年老天很奇怪，南方连续大雪，交通几乎瘫痪，很多地方去了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按期返程。记得当时报社领导去广州出差，差点没办法回合肥。省里面当时为保障国道、省道畅通，出台了省领导包保制，一人或几人负责一条路，类似今天的河长制。要求报纸每天及时登载雪情、抗击冰雪、道路畅通情况，而这些信息都是每天凌晨以后汇总传真到报社的，于是编辑部时常晚上忙完了其他版面，就等着雪情汇总稿件到来，这其中时常一两个小时没啥事，刚开始大家还聊聊天、上上网，不知什么时候就斗起了地主(那时流行斗地主)，刚开始晚上斗地主，还留一个“老实人”守传真，后来斗地主诱惑实在大，没人愿意看传真，都窝在一起斗地主了，留下老总编一人守着传真，

老总有时也还到斗地主现场溜达一圈，甚至点评一二。稿子一到，一声招呼，大家放下扑克，赶紧干活。而编辑通常忙好报纸都在凌晨三点之后，甚至天快亮了。可忙完下班，工作人员回家也成了难题，没交通工具啊，只好雪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家。后来报社在距办公地址不远的宾馆开了两间房，不回家的同志可以去休息一下，但大部分同事还是宁愿回家的，哪怕靠走，也正印证着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。

“昨夜今晨”的故事，还有一件值得说说的就是体育特刊了。那些年，只要逢世界杯、欧洲杯、奥运会，出版号外、特刊是都市报的“标准动作”，那时看赛事直播不那么方便，体育号外特刊一般不随主报发行，二次印刷二次投递，时效性强、深受受欢迎。当年，作为体育迷的我自然是特刊团队的一员，从2000年欧洲杯开始，每两年一次，欧洲杯、世界杯、奥运会轮流转，一直到2016年，那以后，看直播方便了，看特刊的人自然减少，特刊也就没市场了。这其中，有一个小“镜头”至今记忆深刻。2002年韩日世界杯，当年中国男足首次进军世界杯，热度空前，为此，各家都在如何做好特刊上挖空心思、各出高招。报社当年特意策划请央视当红解说员黄健翔每天为报纸写一篇评论。因为黄健翔时常解说完一场比赛已是深夜，还得赶往下一场解说比赛的城市，所以经常是在转场的车里口述，由报社人员记录下来。每天忙完特刊，已是早晨，下班吃过早餐直接回家睡觉。

今日回首，宛如昨日。也正是那时练就的“基本功”，才成就了今天的我，有了今后不畏艰险、不惧未来的底气和胆气。

感恩报社，感恩生活!(作者现为市场星报社总编辑)

我在星报这些年

宋才华

2007年，市场星报(原安徽市场报)创刊15周年，我正式入职;转眼间又一个15年过去，报社迎来30周岁生日。这些年，报社员工偶有流动，“外逃人员”曾拉我入伙，但现在我依然在星报，因为我舍不得这个大家庭，是星报让我在合肥安了家、是星报让曾经只身来到合肥的我真正融入了这座城市。

记得刚进报社时，总编让我到当时的新闻热线部找杨智主任报到。到热线部找到杨主任，自报家门，杨智直接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：“正好有个事情，你去采访一下，回来写个稿子。”我当时就懵了：“怎么啥流程也没有，要采访什么呢?到哪儿去采访、怎么去?合肥我不熟啊，我才来的好不好!”但是没办法，我先打电话，问清路线，然后找在合肥媒体工作的老同学帮忙，耗时个把小时才从位于红星路的报社赶到了亳州路。

不过那时胆子还是挺大的，来到现场一看，好多农民工堵在工地门口，原来是年底了讨要工资。找到当事人问明缘由，又联系开发商……采访完毕，回来手写一篇1000多字的稿件，再次找杨智。结果他没看，“你去找编辑张立生，稿子给他看看能不能用?”张立生看完后：“第一次稿子写这样，还不错，但不能用。”说真的，很委屈，因为编辑老师当时没告诉我不能用的原因，我以为没人在乎我的感受。

后来慢慢熟悉了，也有了自己的业务范围——跑突发新闻。那时候年轻，精力旺盛，啥都敢写。记得有一次，接到爆料，有人跳楼，立即赶赴现场。省城各家媒体记者都在。从上午一直耗到晚上，人员被民警安全带走。第二天，本报一个整版刊登了我采访

的稿件。在家拿着报纸正开心，时任总编陈宝红电话来了：“上午别来报社了，直接到安徽出版集团等我。”一听，坏了，哪里写错了?连忙找其他家报纸，未见一字。“咋回事，大家都去了啊?”带着疑问，到了集团门口，一看，社长也在，心中忐忑，低着头跟在后面走进总裁办公室。原来我的报道引起当时市里有关领导的关注，责成相关方面解决问题。作为媒体来说，能够及时传递新闻，且能够产生效应，其实是值得欣慰的事情。

后来报社前前后后来了不少新记者，我也跟着换了很多次的“口子”，跑交警、跑法院、跑检察院……应该说，做记者那些年，很辛苦，乃至内心出现过消极情绪，觉得领导不待见我。后来转岗当了编辑，面对领导的机会多了(每天晚上总编辑要签发版面)，慢慢感觉领导对我挺好，时不时编辑的版面还被当面表扬一下，不由沾沾自喜。

编辑是个细致的活，容不得半点马虎。当编辑这么多年，记忆犹新的是犯过两次大错误：一整篇宣传宿州的稿件标题出现了淮北;省出版局领导的名字全文都正确，图片说明改了姓氏。检讨、处罚、待岗，不过由此也让我真正成长起来，用心编好每一个版面、认真校对每一篇文章。几年编辑生涯，收获了四个安徽新闻奖一等奖，二三等奖若干;获评星级编辑，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个人……

总之，在报社的15年，我有过迷茫，也有过委屈与烦恼;但报社给予我更多的，是成长、是收获、是感动。再过个15年，你问我在哪上班?我也许依然会告诉你：“我在星报。”

新征程新出发

董方

三十年风雨日夜兼程，三十年追梦不忘初心。四季流转，我的新闻理想在这里启航;夜以继日，披荆斩棘，用创意点亮未来。

三十载春秋，激荡如昨，流光溢彩。三十年前，用报纸人的热血书写时代之歌;三十年后，融媒体全方位发展，不变的是创新精神。

回首昨天，若您是根，我们是叶，被根基滋养，成长，直至撑起一片天;若您是光，我们心中皆存，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，找寻得到前进的方向。

三十年间，我们始终会亲切地唤一句“报社”，但其实您早已从一份报纸发展壮大成有杂志、有网站、有客户端、有两微、有各大平台号的融媒体。

三十年间，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，面对时代大浪的淘沙过程，您经受住了磨炼与考验，没有被冲垮，在大风大浪中，百炼成钢。

三十年间，不变的依然是抢一手独家好新闻，但您加注了更多表现形式，有更多创新。

三十年间，转型之路上的步伐未曾停止，找项目、谈合作，为每一位合作伙伴，提供解决方案。大型展会、活动承接，在江淮大地上尽情绽放。

三十年间，经您的教诲，为新闻界广告界甚至跨界培养了无数栋梁之材。或许饱尝初创的艰辛，或许体会了转型路上的阵痛，但我们还是学会了撸起袖子加油干，学会了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。我们不会忘却曾走过的艰辛岁月，同时也在为您今日的发展和成就而感到由衷的自豪。

三十年间，满足读者的需求，始终是您奋斗的目标，改变的是阅读方式，不变的是追求真理的信念。让每一位读者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喜欢看的，让读者能在不同渠道互动，为读者筑起一座精神家园。

三十年间，所有人的青春，打马而过，留下明亮梦想。所有人的年华，转瞬即逝，留下被光阴洗涤的坚毅信念。

对历史最好的纪念，就是创造新的历史。请允许我，用最虔诚的心去聆听，聆听您过去三十年的风雨;请允许我，用最真诚的心去祝福，祝福您未来再扬帆更锦绣!